

■ 风声

■ 腔调

老漫画，世事亦风情

《时代漫画》的时代烙印

曾福泉

每一个时代，大抵都可以找出一种能够表达其时代精神的文艺形式。民国年间，动荡不安的时局，却孕育了文艺和思想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漫画的创作，开始迎来一个高峰。上世纪30年代风行上海滩的一份期刊——《时代漫画》，这是我国首创讽刺和幽默的画刊。有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卓越工作，这套杂志由始至终共39期的精致影印版，现在已经与读者见面了。

1934年被称为上海的“杂志年”。当时是也，上海的都市建设进入繁盛时期，摩登的生活异常丰富，而日益紧张的外交局势也刺激着人们“论世”的热情。《时代漫画》即于这年的1月创刊，直到1937年6月号为最后一期，在当时的漫画期刊中，坚持的时间最长、影响力也最大。在这数年间，全国有百余名漫画作者向杂志投稿，其中许多是名家。翻阅薄薄一册杂志，叶浅予、廖冰兄、张乐平、华君武、黄苗子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就纷纷跃入眼帘。

这份沪上的杂志，较诸当时的官办刊物，或者早些年北洋政府时期京津的一些报刊，自然多了市井俗气，但同时也保有热议时政的激情。它描画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百态，讽刺之中免不了带着“酸文人”的促狭或“洋才子”的刻薄，但殷忧国运、心系民族之时，又有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存在。

看《时代漫画》的创刊号，既没有发刊辞，也没有主编宣言，仅在末页右下角有一段主编曹少飞的“编者补白”——“目下四国环境紧张时代，个人如此，国家世界亦如此。永远如此吗？我就不知道。但感觉不停，因此什么都想解决，越不能解决越会想应有解决。所以，需要努力！就是我们的态度。责任也只有如此。”从中可见，这批漫画同仁们并没有将“消闲性”作为《时代漫画》的主旨，而是将解决当时“国家世界”问题作为办刊的核心。

这期创刊号的封面，是编者宣布从此作为杂志标识的：一瓶墨水，像个武士，以钢笔为矛、三

角尺为盾，跨在以画纸为身躯的战马上，马的四足是铅笔，尾巴是毛笔——这图的名字就叫“威武不能屈”。

讥笑泥古不化、照本宣科的国文老师，嘲弄白天假正经、晚上极猥琐的道学先生，一句“你爸爸今晚去南京”活灵活现地勾勒和少爷偷情的年轻姨太太……揭露日常生活的荒谬和失范，自然也是漫画的生命力所在。然而，在更为宏大的时局背景下，漫画家笔下迸发的满腔民族情、拳拳爱国心，更彰显出彼一时代的精神。

1934年至1937年，《时代漫画》的生命周期，正是国难深重之时：东北早已沦丧，华北岌岌可危，战争的阴云随着东扩扩张的脚步一点点逼近。在这样的氛围中，焦虑、忧愤，对强邻贪欲的憎恶与“行动起来、救亡图存”的呼声，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放眼全球，逐步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势力不断冲击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维系的旧秩序，虚弱的国际联盟只知出卖弱小国家，被欺凌民族的惨痛遭遇在中国人当中同样唤起了巨大的同情和共鸣心理。

翻阅1936年以来的《时代漫画》，经常能看到一个固定的栏目：《冀东传来的消息》，由作者田无灾寄自唐山。1935年底，汉奸殷汝耕在冀东建立所谓“自治政府”，俨然成为脱离中央的第二个“伪满洲国”。而刊登在这一栏目中的漫画，遂索性也摆出“域外来鸿”的姿态，讽刺日伪统治下司法黑暗，盗匪横行，贫民被毒品所害，士兵毫无战力。

更有一组《亲善曲》组图，辛辣地鞭挞日本军国主义者打着“亲善”幌子，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图中，溥仪穿着前清官服翩翩起舞，胸前的补子则是一面日本国旗；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像驱使耕牛一样押着殷汝耕犁地，图下的注解说“土肥有原料，殷汝耕之”，可谓巧妙之极；日本首相广田弘毅操纵着飞机坦克，作者痛斥他“广吾田，以及人之田”；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举着“亲善提携”的条幅一步从富士山宣布从此作为杂志标识的：一瓶墨水，像个武士，以钢笔为矛、三

而来，不亦亲善乎？”

国事危急，而当道却不思作为，漫画家同样用画笔来疾呼。在1936年8月号一组名为“热天的凉味”的组图中，一幅《宽大为怀》表达了对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画中人仰卧酣睡，其腹大如鼓，里面装的是报纸上剪下的大字标题：日军在华北加筑兵营、采用战时编制、舰队集结云云。更有两只蚊子在叮咬他，翅膀上也是类似的新闻。可这人仍旧呼呼大睡，手中的扇子也不摇，枕边一个破碗，里面装的仍是“原则”、“协调”之类言辞。

当时国际上弱小国家横遭欺凌的命运，尤能催生中国人的同病相怜之感。在1936年刊登的一幅漫画中，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二世在国联痛诉意大利侵略，声泪俱下，讲台下“众皆落泪”。但是，这些衣冠楚楚、戴着金丝眼镜的大国外交官们只是洒下虚伪的泪水罢了，并没有人给予被侵略的民族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这种被“公理”所抛弃的悲愤，漫画的作者和读者都正在经历着。

《时代漫画》最终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而被迫停刊。在1937年6月号上，尚不自知命运的杂志似乎已经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卷首刊登的漫画《新节目的训练》中，代表日本军部的别鲁普已经把不听话的旧内阁“猴子”关进了笼子，把准命是从的新内阁“海狮”放了出来，海狮嘴上顶着的，就是一枚圆形的炸弹。另一幅漫画中，日本军队宣称“军营太热，要乘乘凉风”，悍然跨进了中国地界——简直就是预言了大半个月后发生的卢沟桥事变。

不得不说，我是怀着略为沉重的心情，像考察一份承载了我们民族血泪的史料一样来翻看《时代漫画》的。嬉笑怒骂，是它作为漫画期刊的表面形态；抨击日伪、声讨侵略、为民族鼓呼，则是其内在的一个重要主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民国漫画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史诗，它记录了千姿百态的浮华，也记录了难以言喻的苦难，如如实呈现给后人。《时代漫画》无愧其名，留下了自己深刻的时代烙印。

■ 新知

心灵群星闪耀时

绝非干巴巴的访谈或资料，这本书是部短篇人物传记集，或曰“人物特写”的合集。《了不起的盖茨比》背后的著名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写出《江城》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被称为“看到一个中国人看不到的中国”的原《纽约客》驻华记者彼得·海斯勒……这些有吸引力的人物，齐聚于这本新书《自由的老虎》。

或者，说书中人物都是普林斯顿大学校友。而作者沈诞琦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采访这些校友。年仅25岁的她，履历上有独一无二的荣耀，她本人也于201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沈诞琦是上海人，自复旦附中毕业后入读普林斯顿，后在美联储工作，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她深入普林斯顿图书馆翻阅菲茨杰拉德档案，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采访，为等待一个采访机会准备两年之久。

选择这些写作对象体现出沈诞琦的匠心独具。这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名人传记，而是一部薄而不轻的心灵史，其中人物未必个个出名，但沈诞琦写出了他们与自己所处时代的挣扎、冲破才能局限的抗争、体验自身情绪与抓紧世界的过程。沈诞琦挖掘笔下人物的心灵挣扎与所处的历史困境，无论这人物是从精英大学毕业却向往做小丑、将自己头前发染蓝的当代人克里斯蒂娜，还是1913年中产阶级家庭踏入大学，在骇人的财富前战栗不止、又

似乎，再也找不到比这动人句子更美的表达了。就是这样充满激情，那一晚，在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担任主席的沈诞琦，邀请博弈论创始人、著名数学家约翰·纳什前来晚宴，纳什长期受精神疾患折磨，宴席上起初没有学生敢和他坐在一起。沈诞琦记录下这一幕。

迷恋这财富光芒的17岁年轻人菲茨杰拉德。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心灵史也可以借用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1927年那本经典著作的标题，《人类群星闪耀时》。

《自由的老虎》迷人，也在于它每篇都同时是多人物的特写，以及它强烈的文学性。这是因为沈诞琦熟练使用英语世界中长篇报道的写作手法，在汉语的非虚构作品中颇为罕见。这种手法特点之一：“多线程”地写作人物群像，串起纷繁众多的历史脉络，寻找到核心场景或事件，以勾画一系列处于不同时间、空间、职业中的人物。这需要作者有极好的洞察力、资料爬梳能力和历史眼光。在《面对面的办公室》这篇文章中，她细密地织起了诸多历史线索，从二战前普林斯顿校园中，办公室面对面的数学家冯·诺伊曼教授与博士生艾伦·图灵谈起，写到二战中大西洋两岸的英国与美国，这两位核心人物如何各自参与自己国家的战时科学研究，分别负责原子弹研制与密码破译，成果在战后终于落实于计算机的诞生。

这种写作手法特点之二，是她寻找核心场景或时刻，作文学化描写。那些时刻既是人物碰撞点，又能充分展现核心人物心灵世界的变幻莫测，紧张而富有可能性。譬如，她写得彼得·海斯勒，是从他“一生中抽取四天为他立传”。这样，全书有侦探小说的紧张感，又不失严肃文学式的心灵探究，人物读起来往往极富传奇色彩。在这个意

义上，沈诞琦正延续了地笔下的人物共同承继的非虚构写作传统：定义写作对象生命中的核心时刻，构建出这些时刻与自己想讲述的历史之间的关联，从核心时刻与场景出发，展开心灵与历史的变幻。

因此，《自由的老虎》中充满文学化的笔墨。沈诞琦所写的那些作家往往靠与采访对象共同度过长时间或多次采访来熟谙其生活轨迹，把握其心灵世界，在等待中磨出有光彩的瞬间。而沈诞琦则主要靠单次访谈与资料搜集，因此她文学性地构造那些时刻，给瞬间以质感，立足于一个小小的“实”，加以“虚”的文学渲染。书中会以这样的段落描述菲茨杰拉德如何因思念初恋情人而开始写作：“姑内瓦想用完美的一小时听他更甜蜜大胆的情话，菲茨杰拉德想用完美的一小时补上他的吻。可这一小时从未出现，他们不停地期待着，在不同地点匆匆相见，却每次身边都簇拥着过多监视的目光。渐渐地，他明白了完美的一小时只在虚构的世界存在，他开始写短篇小说，第一篇就叫《完美的一小时》。”

这或许会让一些宁愿自己去想象历史纹理的读者不满意，但另一些读者若曾因读茨威格而迷恋人类历史上光彩照人的心灵，大概也会喜爱《自由的老虎》——毕竟，《人类群星闪耀时》就是如此，选择了历史上的十二个核心时刻，以不时哀婉的感慨，重现心灵的激情。

■ 食欲

《肥肉》，好吃

缘子小姐不生锈

贴秋膘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话说某一天，主编朱赢椿在火车上灵光一现，下车径直奔向菜市场，挑选了一块肥肉，拎回工作室拍照、扫描。于是，这一碗腌了5年多的老卤《肥肉》今年终于问世了。

《肥肉》集中呈现了有关这个油腻而有趣的话题背后的大时代、集体记忆和私人逸事。在一个个时光片段中，有美好，也有无奈，有辛酸，也有大笑，还有不为人知的感动。“沈昌文、钟叔河、麦家、蒋方舟、张嘉佳、刘晓庆、杨澜、冯唐……只要是约的稿子都用了，从8岁到88岁，书中囊括了几代人的胃，有忆苦思甜，有诗歌，有小说，有辛酸，也有大笑。我用做肉的方法‘隔’了一下，分成‘熏’‘煎’‘烩’‘炙’等篇章。”

书中对于肥肉的描述，学者常万生的“那一口”无疑是最具视觉冲击的：“那块似乎是天外来物的肥肉或是方方正正地棱角分明，肥肉饱满，或是条状长方体的顶端带着点红色的瘦肉，像是一块嵌着鸡血的白玉，有的又如一片新藕，晶莹剔透。肥肉的颜色白嫩而细腻，白嫩得几乎透明，细嫩得如同凝脂，颤颤巍巍地散发着诱人的色泽和香气。”

而如何品尝一块肥肉呢？常万生这样描述：“肥肉软软的，放在嘴里不用嚼，含一会儿就化了，不知不觉就咽了，咽了以后才觉得这动作有些过于草率和轻易，竟至于惊醒：这么好的一块肥肉怎就让它如此迅速地消失了呢？但后悔已无济于事，只能痴痴地回味口中似乎尚存的余香，体会着腹中仿佛有过的充实和滋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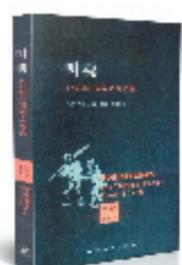
对于肥肉在困难时期所代表的内涵，池莉的叙述更加深刻，足以引发那代人的饥饿记忆。她回忆了当知青时大队的情景，当她夹起一块厚厚的肥肉，“只见肉片微微颤动，灯光四射喜气洋洋……我低头咬了一口，竟然中邪一般耳鸣不已，脑子里隆隆有声，奇异的肉香五味翻涌……我发现了一个真理：肥肉真好吃。”而多年后少吃肥肉的她，“谁以谁的名义举起任何旗帜，都无法动摇我的心旌。唯有肥肉那浓烈的油腻的香，从此无法淡去。”

就是这样，爱并恐惧着，馋并别扭着。就像我们今天，在许多生来惧怕肥肉那种油汪汪的柔软感觉、或是后天担心肥肉落肚后胆固醇和血脂会爆表的人眼中，恐怕是避之不及。要是说他们无趣，他们也一定会以“无知”反击。这么抬杠就没意思了。存在就是合理，食物面前人人平等。有“肉欲”没“肉胆”的，不妨这么想：肥肉是长在我们身上的热量，它勇往直前地牺牲自己，让我们能够在冬夜取暖。所以，偶尔放纵一下，没什么大不了。

其实今天坚贞的肉食主义者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关于肥肉的温暖记忆还在，它或许来自于一个村、一条街、一些气场独特的人和事，或许关于近在咫尺、热气腾腾的世俗生活，譬如一个食堂的寻味，又或者是一个慢了时光的家：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梅干菜烧肉，永远盛在一个碗壁上印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搪瓷碗上端上来，放在我面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肥肉》

“有风来”：基于新鲜的、有范儿的文艺活动，做有腔调的文艺评论、影评、书评等，每周一至周五推送，让你美一美。欢迎更多腔调人士加入，云世界再美，也要一起去吹吹风。自荐、投稿请发 youfenglai2014@sina.com。寻美体验，请添加“有风来”文艺阅读微信公众号(youfenglai_zjrb)，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考查，乾隆中晚期的‘盛世’是一个风险社会。长期的人口增长，到了负担超过红利的程度。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迫使人们不自觉地拿起了谣言这个武器，以求保护自己。因此，在‘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谣言这一人类古老的传播方式无意间表达了无权者的一种抗争。谣言背后的这种结构性因素，正是《叫魂》一书给予当代中国读者的最大启发之一。”

——曾福泉《“盛世”与“谣言”——海外汉学家笔下的中国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大可的观点颠覆了‘华夏文明自成一统’的传统观点。这不是知识限像的查漏补缺，而是对你的历史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格式化’，并试图‘重装系统’。如果没有心理准备，简直会顿生‘这太伤人，我再也不相信历史了’的情感挫伤……但不可否认的是，朱大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大胆的视角，使我们能够从更加宽阔的文明视野来看待自己民族的文明。”

——豌豆妹《朱大可：中国神话起源于非洲》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这颗小小的太空探测器上寄托如此的热情？万里之遥的星辰，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联？正像郭德纲说的，你连自己的邻居都不认识，却去关心有没有外星人——这话，听起来不也很有道理吗……旅行者1号这颗孤独而坚定的探测器，正是制造它的智慧物种的化身——它凝聚了人的勇气、热情以及纯粹为了新知的获得而无比喜悦的浪漫情怀。”

——曾福泉《未来，在群星之间》



“廖凡仍记得，当年与剧组‘战友’们辗转三联书店地下室、木偶剧团危房排练的狼狽，以及‘老孟’为了筹措资金押上房产证的悲壮：‘直到站上舞台，面对小剧场里黑压压的观众，每个演员就好像经历了一次成长，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胜利。’

“这位新晋柏林国际电影节影帝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在廖一梅看来，这是一个试图保持尊严的年轻人对生活骄傲而任性的呐喊，丝毫不理会这‘不忘掉’引发的巨大痛苦和长时间的困惑，如此决绝，如此物快淋漓，‘这或许也是《犀牛》在高校被反复排演的原因。’

——缘子小姐不生锈《像年轻一样任性，像犀牛一样奔跑》